



文学史系列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

18世纪至浪漫主义时期文学

(第二版)

聂珍钊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作品选

18世纪至浪漫主义时期文学

(第二版)

主编 聂珍钊
副主编 苏顺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作品选. 18 世纪至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聂珍钊主编. —2 版.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622-3878-2

I. 外… II. 聂… III. 文学—作品—外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1897 号

外国文学作品选

18 世纪至浪漫主义时期文学

(第二版)

主编:聂珍钊◎

责任编辑:肖 颖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67863040/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60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7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2 版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21.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前　　言

《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版自2000年推出以来，受到了广大高校师生的普遍欢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八年间加印数次，这是令编选者十分欣慰的。在这八年里，外国文学学科有了新的发展，学界对西方经典作家作品不断有新的认识，尤其是对20世纪西方文学，国内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这些必然要求外国文学的教学必须加入新的更丰富的内容。因此我们觉得，根据这些变化重新编选《外国文学作品选》是非常必要的。此次修订，我们保留了原版的框架和基本结构，依旧分四册编选。第一册为“古希腊至17世纪文学”，第二册为“18世纪至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第三册为“19世纪文学”，第四册为“20世纪西方文学”。

本作品选的编选原则是力求全面反映外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以便读者在学习外国文学史时对所涉及作品的风格特点等有一个感性认识，以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因此，对外国文学史所论及的古往今来的重要的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在编选时都尽量予以收录。对于以前作品选没有收录而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我们也从文学史的角度将这些作品收录进来。此次修订对第一册和第四册做了较大的调整，在第一册中更加注重体现作品的文学性，也试图从新的视角发现作品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再选取经过改编的希腊神话和传说，而增选了赫西俄德的《神谱》，也还原了荷马史诗的诗体形式；在第四册中我们增选了莫里森、阿赫玛托娃、奥登等作家的作品，希望更进一步拓展读者的视野。

我们在编选过程中感到最大的困难是对所选作品的篇幅把握。对于诗歌、戏剧或某些散文作品，我们尽量坚持在篇幅允许的前提下收录全文的原则，以保持作品的全貌。但是外国文学作品中有许多长篇巨制，限于篇幅，对于这些作品无论如何是不能全文收录以保持全貌的。因此，我们只能将其重要的章节选择收录。

选文大多采用国内过去或现有的译文，也有少数另译的作品。由于有些作品在国内有多种译文，且有各自不同的翻译风格，我们在选择时一般尽量采用通行的版本。对有多种译文的作品，读者可以自行到图书馆借阅，加以对照，以增加对作品的理解。选文前面附有作者生平简介。由于文学史对作品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因而简介中就没有必要对作品进行讨论了。

《外国文学作品选》只是对读者在学习外国文学史的过程中起一种辅助作用，是对读者在学习过程中无法阅读全文时的一种暂时替代，并不能解决读者深入了解和理解文学史中所论及的作家或作品的问题。因此，对于文学史中提到的作家或作品，我们建议读者一定要在阅读节选的基础上阅读全文，切不可以节选代替全文。

《外国文学作品选》选取的译文，由于不同语言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出

现不同的理解。也由于译者理解的差异，不同的译者往往对于同样的原文作出不同的翻译或表述，容易给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尤其是诗歌作品）造成障碍，造成误读。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阅读原文。目前我国读者阅读英文的能力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有相当数量的人完全能够阅读原文。因此，我们建议读者在对译文的理解发生问题时，查找或阅读一下原文，相信这对于正确理解作品是非常有用的。

《外国文学作品选》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支持。我们在此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忠祥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担任责任编辑的夏兴通、肖颖、谢琴、刘晓嘉四位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文学院资料室等表示感谢。由于联系方面的困难，我们无法取得同所有所选作品译者的联系，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并请他们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室联系，领取稿费。对于本书出现的缺陷、疏漏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年1月

目 录

18世纪英国文学

笛 福：《鲁滨孙飘流记》(节选)	(1)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节选)	(10)
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史》(节选)	(19)
彭 斯：《我的心呀在高原》、《一朵红红的玫瑰》、《不管那一套》	(30)

18世纪法国文学

伏尔泰：《老实人》(节选)	(33)
狄德罗：《拉摩的侄儿》(节选)	(39)
卢梭：《新爱洛伊丝》(节选)	(44)
博马舍：《费加罗的婚姻》(节选)	(51)

18世纪德国文学

莱辛：《爱米丽雅·迦洛蒂》(节选)	(62)
席勒：《阴谋与爱情》(节选)	(70)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节选)、《浮士德》(节选)	(80)

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学

诺瓦利斯：《夜之颂歌》(节选)	(104)
霍夫曼：《侏儒查赫斯》(节选)	(106)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节选)	(113)

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文学

拉 马 丁：《湖》、《秋》	(126)
维 尼：《号角》(节选)	(129)
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节选)	(131)
雨 果：《巴黎圣母院》(节选)	(141)

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文学

华兹华斯：《咏水仙》、《丁登寺旁》、《致布谷鸟》、《致云雀》	(150)
柯勒律治：《忽必烈汗》、《老水手谣》(节选)	(158)
拜 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节选)、《唐璜》(节选)	(168)
雪 莱：《西风颂》、《云》	(187)
济 慈：《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	(194)
司 各 特：《艾凡赫》(节选)	(200)

浪漫主义时期的俄国文学

茹科夫斯基：《黄昏》	(207)
普希金：《致大海》、《叶甫盖尼·奥涅金》(节选)	(210)
莱蒙托夫：《帆》、《当代英雄》(节选)	(219)

浪漫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欧 文：《瑞普·凡·温克尔》(节选)	(227)
库 柏：《最后的莫希干人》(节选)	(232)
朗 费 罗：《人生礼赞》、《阴森沼地的奴隶》、《箭与歌》、《孩子的时辰》	(241)
霍 桑：《红字》(节选)	(246)
麦尔维尔：《白鲸》(节选)	(254)
惠特曼：《草叶集》(节选)	(261)

18世纪英国文学

笛 福

丹尼尔·笛福（1660—1731）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只受过中等教育。他一生经历坎坷，做过生意，当过记者，办过报纸，写过政治小册子，曾因发表不合政见的文章而受过牢狱之灾。他在59岁时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鲁滨孙飘流记》、《辛格尔顿船长》、《摩尔·弗兰德斯》等。笛福的小说常塑造出身低微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人公，以他们的奋斗生活为内容，歌颂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的进取精神。

鲁滨孙飘流记（节选）

.....

现在我已经勉强算做一个几内亚商人了。可是，不幸我那朋友回国不久便死了。他船上的大副做了船主，于是我便搭了他的船出发，决定再走一趟。然而这次航行是有史以来最不幸的航行。因为，我这回虽然只带了一百镑新赚的钱，把其余的二百镑通通存在我的一位朋友的寡妇那里。可是，这次航行，我却碰到了许多严重的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正向加纳利群岛①驶去的时候，——或者也可以说，正向加纳利群岛和非洲海之间走去的时候，——有一天，天刚亮，突然有一只从萨利②来的土耳其海盗船，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追了过来。我们最初尽量把帆扯得满满的，希望逃脱；后来看见海盗船愈追愈近，一定会在几小时之内追上我们，我们只好准备战斗，虽然我们只有十二尊炮，而海盗船却有十八尊。到了下午三点，它终于追上了我们。它本来想横冲到我们的船尾上，不想冲错了，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上，于是我们把八尊炮搬到这一边，一齐开火。它一面还击，一面向后退，同时他们船上的二百来人也一齐用枪弹向我们射击。可是我们的人都隐蔽得很好，所以一个都没有伤到。它极力向我们进攻，我们也极力抵御，可是第二次它换了方向，朝我们另外一面的后舷攻过来，有六十个人冲上我们的甲板，把我们的桅索等等通通砍断。我们用枪弹，刺刀，火药和其他武器向他们反击，把他们打退了两次。我现在不忍再细说这段可悲的故事，总之，末了我们的船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我们死了三个人，伤了八个，

① 加纳利群岛，在非洲西北岸的大西洋中。

② 萨利，北非摩洛哥西岸的一个城。

只好屈服下来，全部被他们掳到了萨利，那是摩尔人^①的一个口岸。

我在那里所受的待遇，并没有我起初所料到的那样可怕，因为我并没像别的人一样，被带到皇帝的宫里去，而是被留在海盗船的船长家里，做了他的战利品，做了他的奴隶，因为我年轻伶俐，很合他的需要。由于这种环境的突然变化，由一个商人一下子变成了可怜的奴隶，我完全灰心丧气了。我回想到我父亲的预言，说我一定要受罪，谁也救不了我，觉得他的话果然应验，现在我的处境实在再糟也没有了，因为我已经受到了天谴，永无出头之日了。可是，唉，这不过是我的苦难的一个开头罢了，诸位读到下文，自然就会知道。

却说我的主人把我带到他的家里之后，我满以为他再出海的时候，也把我带去，那么迟早总有一天他会被一只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拿获，那时我就可以恢复自由了。但这个希望不久便成了泡影；因为他每逢出海的时候，总是把我留在岸上看守他的花园，在他的家里做些奴隶的苦工；等他从海上巡逻回来时，他又命令我睡在船舱里，替他看船。

在这里，我整天净想着逃走的问题，以及采用什么办法实现它，可是总想不出一点稍有希望的办法。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我完全没有逃走的条件；因为我并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可以做同志；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奴隶，没有任何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所以，前后两年之中，我虽然经常用幻想安慰自己，却没有一点希望使我的幻想得以实现。

大约过了两年，我的环境忽然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变化，使我头脑里重新浮起争取自由的旧念头。原来我的主人这时呆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不大去做他的海上生意了；据说，这是由于没有钱的缘故。每星期当中，他经常有一两次，——如果天气好的话，有时甚至两次以上，——坐着大船上的舢舨，到海口去捕鱼。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叫我和一个名叫马列司科的小孩替他摇船。我们很能得他的欢心，同时我的捕鱼技术也很高明。因此有时他也叫我和一个与他有亲族关系的摩尔人以及那叫马列司科的小孩三个人一起去替他打点鱼来吃。

有一次，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早晨，我们到海上去打鱼，忽然海上起了大雾，我们离岸还不到一海里，就看不见岸了。我们也摸不清东西南北，整整划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我们不但没有朝岸上划，反而划到海里去了，离岸至少有二海里光景。最后，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冒了很大的危险（因为那天早晨风吹得很硬，而且我们都饿得要命），才划了回来。

我们的主人受了这次意外事件的警告，决定以后要更加慎重。刚好他有一只从我们英国大船上夺得来的长艇，于是他决意以后出海打鱼的时候要带一个罗盘和一些粮食。他命令他船上的木匠——也是一个英国奴隶——在那长艇的中间装一个小舱，像驳船上的小舱的样子；舱后还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一个人在那里掌舵，拉帆索；前

① 摩尔人，北非摩洛哥一带的民族。

面也要有一个地方，容一两个人在那里管理船帆。这长艇上所用的帆，是一种三角帆；帆杠横垂在舱顶上。船舱做得又小巧又严密，可以容得下他自己和一两个奴隶在里面睡觉，还可以摆得下一张吃饭的桌子，上面还有一些小抽屉、里面放着几瓶他爱喝的酒以及他的面包、米、咖啡。

我们经常坐这只小艇去打鱼，我的主人因为我很会替他捕鱼，没有一次不带我去。有一次，他吩咐下来，要同两三位在本地有地位的摩尔人一同坐这只船到海上去闲游或者打鱼。为了款待他们，他大肆准备，头一天晚上就派人把许多食品送到船上，同时他又吩咐我把他那大船上的三枝短枪和火药预备好；因为除了捕鱼之外，他们还想打鸟。

我依照他的指示，把一切都预备停当，到了第二天早晨，小艇也洗净了，旗子也挂上了，一切都弄得妥妥帖帖，专候他的客人到来。不料到了后来，只有我主人一个人来到船上，对我说，他的客人因为突然有事，已临时改期，命令我同那个摩尔人和那个小孩照平常一样出去替他打点鱼来，因为他的朋友当晚要来他家里吃晚饭。并且吩咐我，一打到鱼就送到他家里来。这些事，我都准备一一照办。

这时候，我那争取自由的老念头，突然又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一只小船可以随我支配了。于是，等我主人走后，我就大肆筹备起来，可是我所筹备的不是打鱼，而是航行的事宜，虽然我既不知道，也没有考虑要把船开到什么地方去，反正只要能逃开这个地方就行。

我的第一个步骤是找一个借口，叫那摩尔人弄些粮食到船上来；我告诉他，我们不应该擅自吃主人的面包。他说这话不错；于是便弄来一大筐本地饼干，又弄了三罐子淡水，搬到船上。我知道我主人装酒瓶的箱子放在什么地方；显然，它是从英国人手里夺来的。我乘那摩尔人到岸上去的时候，把它搬到船上来，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看来就仿佛原来就在那里一样。同时我又搬了六十多磅蜜蜡到船上来，又搬了一包线，一把斧子，一把锯，一把锤子；这些东西后来对我非常有用，尤其是蜜蜡，可以作蜡烛用。接着我又想出另外一个花样，他也上了圈套。他的名字叫伊斯玛，但是人们都叫他摩雷。于是我对他说：“摩雷，我们东家的枪现在都在小艇上，你能弄一点火药和散弹来吗？我们也许可以打些水鸟呢，我知道他的火药都是藏在大船上。”他说：“好，我去弄点来。”果然他又拿了一个大皮袋来，里面装着一磅半以上的火药；另外又拿来一个大皮袋，里面装着五六磅鸟枪弹和一些子弹，通通放到船里。同时我又在舱里找到了我主人的火药；我把一个半空的大瓶子里的酒倒在另外一个瓶子里，把火药装在里面。各种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我们便开船到港外去打鱼。港口的堡垒因为早已认识我们，也不来注意我们，我们出港不到一海里路光景，就下了帆，准备打鱼。不料这时风向是东北偏北，正与我的愿望相反；因为，假如刮南风，我就有把握开到西班牙海岸，至少也可以到加第斯海湾^①。尽管这样，我决定不管风向如何，总要离开这

① 加第斯海湾，西班牙西南部的一个海区。

个可怕的地方，其余一切，都听天由命。

我们打了一会鱼，什么都没有打到，因为每逢有鱼上钩时，我总不把它钓起来，让那摩尔人看见。我便对那摩尔人说：“这样可不行，我们不能这样伺候我们的主人。我们得走远点。”他觉得我这个提议没有什么害处，也就同意了。他本来在船头，就扯起船帆；我就掌着舵，一口气把船开到将近一海里以外，才把船停住，假装捕鱼。我把舵交给那个小孩，跨到那摩尔人身边，做出要在他身后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冷不防用手把他拦腰一抱，一下子掼到海里。可是他立刻浮出了水面，因为他游泳起来，活像一个软木塞。他大声叫着我，求我让他上来，说情愿随我走到天涯海角。他在船后面游得非常快，差不多快赶上了我的船；因为这时没有什么风，我的船走得很慢。于是我走到舱里，取了一只鸟枪出来，对准他说，我并没有害他的意思，只要他不捣乱，我决不会伤害他。我说：“你泅水的功夫很好，一定可以游到岸上去，再说今天海上没有一点风浪，只要你好好地游到岸上去，我也不来伤害你；可是你若一定靠拢我的船，我就把你脑袋打穿；因为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恢复我的自由了。”这样，他便转过身去，向岸上游去了。我完全相信，他后来毫不费力就游到岸上，他是一个出色的游泳家。

我本来可以把这个摩尔人留在身边，而把小孩淹死，但是我不敢信任他。他走之后，我便对那小孩——他的名字叫佐立——说：“佐立，假使你对我忠实，我将来会使你成为一个大角色；假使你不凭着穆罕默德向我发誓，表示没有二心，我就把你丢到海里。”那孩子对我笑嘻嘻的，发誓说他情愿对我忠实，随我走到天涯海角；他那种天真的神气，使我没法子不信任他。

当我的船还在游泳着的摩尔人的视线之内的时候，我把船逆着风向，一直向海里开去，目的是让他们断定我是向直布罗陀海峡驶去（任何有脑筋的人都会这样做的）。因为谁也想不到我们会向南方开去，向那最荒蛮的海岸开去，那边全是黑人的部族，必然会用他们的独木船把我们包围起来，加以杀害，只要我们一登岸，就必然会给野兽或是更无情的野人吃掉。

.....

我在岸上走来走去，高举着两手，可以说，我的全部心力都在回味着自己的脱险经过。我做出千百种古怪的姿势，想到我那些淹死的同伴，断定除了我以外，决不会有一个人逃出性命，因为这些人，我以后连影子也没有见过，除了几顶帽子一顶便帽，两只不成双的鞋。

我用眼去眺望那只搁了浅的大船，这时海上烟波迷漫，船又离得很远，简直看不清，不由地想：“上帝啊，我怎么会有可能上岸呢？”

我自己遭遇中值得庆幸的一些事情把自己安慰了一番之后，开始环顾四周，看看我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我的快慰心情立刻低落下来；换句话说，我觉得我虽然脱了险，这种脱险却非常可怕。因为我身上通通打湿了，没有衣服换，同时也没有任何充饥止渴的东西；我看不出任何出路，除了活活饿死或被野

兽吃掉。特别使我伤心的是，我没有武器去打野兽过活，或是去抵御那些要猎取我作食物的兽类。我身边除了一把刀，一个烟斗，和一小匣烟叶，别无长物。这发现使我忧心如焚，有好一会儿在岸上跑来跑去，活像一个疯人。夜来了，我想到野兽多半在夜间出来寻食，便开始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寻思：假如这地方有猛兽，我将遇到怎样的命运呢？

这时我所能想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我附近的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这棵树有点像枞树，但有刺），在上面坐一整夜，第二天再去考虑怎样的死法，因为我觉得实在没有活命的希望。我从海岸向里面走了八分之一英里，想找些淡水喝，居然给我找到了，真使我大喜过望。喝完水之后，我又取了点烟叶，放在口里充饥，然后爬到树上，尽量躺得稳稳的，免得睡着了跌下来。我又从树上砍下来一根树枝，做成一根短棒来防身，就安歇了。由于过分疲倦，我马上就睡熟了，而且睡得十分舒适；我相信，任何人处在我的环境，也不会睡得像我这样舒适；就是以我自己来说，我第二天醒来时那种精神焕发的情况，也从来不曾有过。

我醒来的時候，天已大亮了；这时天气晴朗，飓风也減杀了，海面上也不像以前那样波浪滔天了。然而，最使我惊异的是，那只搁浅的大船，在夜里已被潮水从沙上浮了起来，差不多冲到我先前被冲伤的那块岩石附近了。现在这船离我不过一里半路，看起来还好好地直立在那里。我很想上船去，从上面弄些应用的东西回来。

我从树上的住所走下来，向四面八方望了望，第一眼被我看到的，就是那只小艇，给风浪所冲，已经搁在旱地上，在我的右手，约摸二里来路。我沿着海岸，想走到它旁边去，但是，在它和我之间，却横着一条大约半里宽的小水湾。于是我决定暂时不去，因为我最关心的是要到大船上去，希望在上面找到一些度日的东西。

过午以后，海面平静，潮水退得很远，我和大船之间的距离只有一里半上下了。这时我心里不由得又难过起来，因为我想，倘若昨天我们全船的人都不下小艇，我们大家定然平安无事，定然平平安安地上了岸，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孤孤零零，既无乐趣，又无伴侣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但现在悲伤也于事无补，于是我便决定，如果可能，还是先到船上去。这时天气热极了，于是我便脱了衣服，跳到水里。可是，当我泅到船边的时候，却没法上去，因为它搁在沙滩上，离水很高，在我两臂所能伸到的距离以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我绕着它游了两个圈子，到了第二圈时，忽然发现了一根很短的绳子。我心里很奇怪，我为什么先前没有看见呢？那绳子从船头上挂下来，挂得很低，因此我不用费事就抓住了它，靠了它的帮助，攀上船的前舱。上去之后，我才发现船已经漏了，舱底进满了水。不过船是斜搁在一片硬沙岸上，船尾翘起来，船头几乎接近水面，所以船的后半截都没有水。不用说，我的第一步工作是要搜寻一下，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已经坏了，什么东西还没有浸水。首先，我看船上的粮食都还干燥无恙；这时我急于想吃点东西，便走进面包房，把我的衣袋都装满了饼干，一边吃着一边做着别的事，因为我必须抓紧时间才行。我又在大舱里找到了一些甘蔗酒；我就喝了一大杯，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很需要喝点酒。

提提神。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只想有一只小艇，把我认为需要的东西，装到岸上去。

一个人只是呆呆地坐着，空想自己所得不到的东西，是没有用的；这个绝对的真理，使我重新振作起来。我们船上有几根多余的帆杠，还有两三块木板，还有一两根多余的第二接桅。我决定先从这些东西着手，只要搬得动的，都把它们从船上扔下来，每根上面都绑上绳子，防备它们被水冲走。这一步做好了，我又走到船边，把它们拉到我跟前来，把四块木头绑在一起，两头尽可能地绑紧，扎成一只木排的样子，又用两三块短木板横放在上面。我在上面走了走，倒还行，不过因为木块太轻，吃不住多少重量。于是我又动起手来，用木匠的锯把一根第二接桅锯成三段，把它们加在我的木排上。这个工作非常吃力，非常辛苦，但由于我急于想把应用的东西装到岸上去，这就鼓舞着我做出平常所做不到的事情。

我的木排这时已经比较牢固，能够吃得住相当的重量了。第二步就是考虑把什么东西装上去，并且怎样使我装上去的东西不至于被海浪打湿。但我不久便想到了办法。我首先把船上所能找到的木板都铺了上去，然后，我把自己最需要的东西考虑了一番，我把三只船员用的箱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把它们吊到我的木排上。在第一只箱子里，我装上了许多粮食，面包，米，三块荷兰酪干，五块干羊肉，以及一些剩下来的欧洲麦子——这点麦子本来是准备用来饲养我们带到船上的一些家禽的，但家禽现在已经死了。船上本来还有一点大麦跟小麦，后来才发现都被老鼠吃掉了或毁完了，使我非常失望。至于酒类，我也找到了几箱，都是属于船主的；里面有几瓶甜酒，还有几加仑白酒。我一概把它们放在一边，因为放进箱子里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地方。我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只见潮水已开始上涨，来势虽然很平和，却把我留在岸上的上衣，衬衫，和背心通通冲走了。这使我非常懊丧，因为我游泳上船的时候，身上只穿一条麻纱开膝短裤，一双袜子。这样一来，倒使我不得不来搜罗一些衣服了。我在船里找到了许多衣服，但是我只取了几件目前要用的——因为我心目中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要找，尤其是土木工具。我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木匠的箱子。这东西对于我非常有用，就算这时有一满船金子，也没有它值钱。我把它原封不动放在我的木排上，也没有花时间把它打开看看，因为我早已知道里面大概装的是什么了。

其次我想要弄到的是弹药和枪械。大舱里本来有两枝很好的鸟枪和两枝手枪；我先把它们拿到手里，又拿了几只装火药的角筒，一小包子弹和两把上了锈的旧刀剑。我知道船上有三桶火药，只是不知道我们的炮手把它们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它们；有两桶还很干燥，很好，另外一桶却已经沾了水了。我把这两桶干燥的火药连同那些枪械都搬到我的木排上。这时我觉得我所装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便开始盘算，怎样才能把它们运到岸上。因为我既没有帆，又没有桨，又没有舵，只要有一点风，就会把我的木排打翻。

有三件事鼓励着我。第一，海面平静，第二，潮水正在上涨，正在向岸上冲，第三，虽然只有一点风，却是向岸上吹的。同时我又找到了两三只断桨，并且除了箱子里的工具之外，又找到了两把锯，一把斧子，一只锤子；于是我便载了这些货，向岸

上出发。最初一里来路，我的木排走的倒挺好，不过它所漂去的地方，却和我昨天登陆的地点有些距离，在那一带我看到水面有回流；因此，我希望附近有一条小溪或是小河，可以用来作一个港口，起货上岸。果然不出我的意料，我不久便看到了一个小港口，并且看见潮水正往里面直涌。于是我尽可能地驾驶着我的木排，顺着急流的中心漂去。在这里，我几乎再一次碰到船只失事的灾祸。（倘若真的这样，那我就太伤心了。）原来，由于我不熟悉地形，我的木排忽然一头搁在浅沙上，而另一头还在水里漂荡着，只差一点，我的全部货物就要从漂在水里的一头滑到水里去了。我拼命用我的背顶住那些箱子，不让它们滑下去。可是，使出了我的全部力气，我也没法把木排撑开；我只好用全力顶住箱子，足足站了半个钟头，直到后来，潮水上来，才使我比较平衡一点。又过了一会，潮水愈涨愈高，我的木排才又浮了起来。我用桨把它一直向海口撑去，一直撑到一条小河的入口处，这地方两边都是陆地，潮水直往里流。我向两岸望了望，打算找一个适当的地方起岸，因为我不愿意太走进小河，想尽量靠近海边，希望能看到海上的船只。

末了，我忽然在小河的右岸发现了一个小湾。我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把我的木排驾到最浅的地方，用我的桨抵住河底，把木排撑了进去。可是，在这里我几乎又把我的货都翻到水里去了。因为这一带海岸又陡又直，没有地方可以登岸，如果我的木排一头高高搁在岸上，另一头仍旧像前次那样低垂着，我的货就又要危险了。我这时只好把我的桨当做锚，把木排的一边固定在一片靠近河岸的坦滩上，等潮水涨到最高点，漫过那块坦滩时再说。后来，潮水果然涨上来了。我一看水已经涨得够高了，——因为我的木排差不多要吃一尺多深的水，——就把木排撑到那块坦滩上，再把我的两只断桨，插到泥地里，前头一根，后头一根，把木排停泊在那里，单等潮水退去，把我的木排和货物平平安安地留在岸上。

我的次一步工作就是要查看一下地势，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来安置我的住所，来贮藏我的东西，预防意外的事情发生。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是在一片大陆上呢还是在一个岛上；有人烟呢还是没有人烟；有野兽呢还是没有野兽。离我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又陡又高的小山，它北边还有一连串的小山，好像一道山脉，但都不及它高。我带了一枝鸟枪，一把手枪，和一角筒火药，向这个山顶出发。当我费了很大的气力，爬上山顶一看，我不禁为我的命运悲痛起来。原来我是在一个海岛上，四面环海，看不见一点陆地，只有很远的地方有几块礁岩，另外就是在三海里之外，在西边，有两个比本岛还小的岛屿。

.....

我一见他朝我这边跑来，尤其是乍一看来，全部的野人都在他后头紧紧追趕，说句老实话，我真吓坏了。我看出了我的梦有一部分要实现了，我预料他一定会躲到我的小树林里来。可是，下面的事情，我却信不过我的梦——这就是说，我不相信那些野人不追到小树林里来，把他捉住。可是，我还是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后来，我发现追他的只不过三个人，我的胆子就慢慢壮了起来。尤其使我勇气百倍的是，我看出了他

跑得比他们快得多，而且把他们愈甩愈远，只要他能维持半小时，就不难完全逃出他们的掌握。

在他们和我的城堡之间，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我在本书的开头部分，已经提到过了，我把船上的东西运下来的时候，就是在那里起岸的。我看得很清楚，他必须游过这条小河，否则就一定会被他们在河边捉住。不料那逃走的野人跑到河边上，尽管潮水已经涨了，他还是不把它当回事，一下子就跳了下去，只划了三十来下，便游过河面，爬到岸上，非常迅速而有力地向前跑。那三个人到了小河边，只有两个会游泳，第三个却不会，只好站在河那边，看着其余的两个过河；又过了一会，就一个人悄悄回去了——这对于他实在是一件好事。

我注意到，那两个会游泳的野人游过小河，比那逃走的野人费了一倍以上的时间。这时候，我脑子里忽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不可抗拒的念头：我要想找到一个仆人，现在正是时候，说不定我还会找到一个伴侣，一个帮手哩，这明明是上天号召我救这个可怜虫的命哩。我顿时急忙跑下了梯子，拿起我的两枝枪来（前面已经讲过，这两枝枪都摆在梯子脚下），又同样迅速爬上去，翻过山顶，向海边跑去。我抄了一条小路，跑下山去，插身在追者和被追者的中间。我向那逃跑的野人大声呼唤。他回头望了望，起初仿佛对我也很害怕，但是我用手招他回来，同时慢慢地向后面追赶的两个野人迎上去。等我走近他们时，我一下子就冲到最前面一个野人跟前，用枪杆子把他打倒了。我不愿意开枪，因为我不想叫其余的野人听见。其实离这么远，枪声是很难听到的；就是隐隐约约听到了，他们看不见硝烟，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把第一个野人打倒之后，和他一起追来的那个野人也停住脚步，仿佛吓住了，于是我急急地向他迎上去。但当我走近他时，一眼就瞧见他手里拿着一副弓箭，正在那里拉弓向我放箭。因此我不得不先向他开枪，头一枪就把他打死了。那逃跑的野人这时也停住脚步，虽然亲眼看见他的两个敌人都已经倒在地下，而且多半是死了，却被我的枪声和火光吓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既不进又不退，看起来逃跑的意思比过来的意思要多些。我向他大声招呼，做手势叫他过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向前走了几步，可是又站住了；接着又走了几步，又站住了。这时候，我才看出他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仿佛已经成了我的俘虏，要像他的两个仇人一样地被杀了。我又向他招手，叫他过来，并且尽量做出各种的姿势来鼓励他。他这才慢慢地往前走，每走十步二十步，便下一个跪，仿佛对我搭救他的性命表示感谢。我对他微笑着，做出和蔼的样子，又用手招他，叫他再走近一点。末了，他走到我的跟前，再跪下去，吻着地面，把头贴在地上，把我的一只脚放在他的头上，看样子仿佛在宣誓终身做我的奴隶。我把他扶了起来，和善地对待他，并且尽可能地鼓励他。可是事情还没有完，因为我看见我用枪杆打倒的那个野人并没有死，只是给我打昏了，现在又开始苏醒过来。于是我把那野人指给他看，表示他没有死。他看见之后，就唧哩咕哝地向我说了几句话。我虽然不明白他的话，可是听起来却非常悦耳，因为除了我自己的声音以外，这是二十五年以来我第一次听见人的声音。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想这些事情了。那被打倒的野人现在已经完全

清醒过来，居然坐了起来。我见我那野人这时又有点害怕起来，便举起我另外一杆枪，对准那个人，准备开枪。这时候，我那野人（我现在这样叫他了）向我做了一个动作，要求我把腰间挂的那把没有鞘的刀借给他。于是我就把刀借给他。他接过我的刀，顿时跑到他的仇人前面，手举刀落，一下子就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就是一个德国刽子手，也不见得比他砍得更快，更好。这使我大为惊奇，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人除了他们自己的木刀以外，一生没有见过一把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刀都制造得又锋利又沉重，而且是用很硬的木头做成的，拿来砍人头，砍手腕，都没有问题，而且可以一刀就砍下来。他砍完了头，带着胜利的笑声回到我跟前，同时也把刀带了回来，又做了许多使我莫名其妙的姿势，把刀和他砍下来的野人头，一齐放在我的脚下。

最使他感到惊异的，是我怎么从这么远的距离把另外一个野人打死。于是他指着那野人，向我做手势，要我放他到那野人身边去。我也尽可能地向他做手势，叫他尽管过去。他走到那死人身边，仿佛很吃惊地站在那里，两眼直直地望着死人，一会把他翻过去，一会把他翻过来，查看那子弹打成的伤痕。原来那子弹正打在胸口上，在那里穿了一个小洞，但是没有流多少血，因为人已经死了，血流到内脏里去了。他把那野人的弓箭取了下来，走了回来，于是我就离开那地方，并且叫他跟我走，同时用手势告诉他，后面说不定还有别的人来哩。

他懂了我的意思，就向我打手势，表示要把他们用沙土埋起来，免得给后面来的野人看见。我做手势叫他照办，他马上很起劲地干起来，不到一会的工夫，就用双手在沙土上刨了一个坑，刚刚容得下那第一个野人，把尸首拖了进去，用沙土掩盖好。接着他又把第二个如法埋了起来。我相信，他只用了一刻钟的工夫，就把两个人都埋上了。然后，我叫他跟着我走。我没有把他带到我的城堡里去，却把他带到更远一点，带到岛那头的石洞里去。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有意不让自己的梦应验不爽，因为在梦里，他是跑到我城堡外边的小树林里来藏身的。

到了洞里，我给了他一些面包和一串葡萄干吃，又给了他一点水喝，因为我看他跑了半天，已经饥渴不堪了。我等他吃喝已毕，又指给他一个地方（我在那里铺了一堆干草，上面还有一条毯子，我自己有时也在上面睡觉），做着手势，叫他躺下来睡觉。于是这可怜虫便倒了下来，呼呼睡去。

他是一个眉目清秀、修短合度的汉子，四肢长得又直又结实，但并不粗大；个子很高，处处长得都很匀称；年纪看来大约有二十六岁。他的五官生得很端正，没有那种狰狞可憎的样子；脸上带着一种男子汉的英勇气概，可是又具有欧洲人的和蔼可亲，尤其当他微笑的时候。他的头发是长而且黑，并不像羊毛似的卷着；他的前额又高又大，两眼活泼而有光。他的皮色不很黑，略带褐色，然而又不像巴西人、佛吉尼亚人和其他美洲土人那样，褐黄得那样难看，却是一种爽朗的橄榄色，叫人看起来舒服，却不容易形容。他的脸是圆圆的，胖胖的；鼻子很小，但又不像黑人那样扁；一张嘴的样子也很好，嘴唇很薄，牙齿生得很整齐，白得同象牙一样。他打了半小时的盹就醒了，一醒来就到洞外来找我。这时我正在挤羊奶，因为我的羊圈就在附近。他一瞧

见我，就向我跑来、爬在地上，用各种各样的手势和许多古怪的姿势，表示他的恭顺感激的心情。最后，他又把头放在地上，靠近我的脚边，像上回那样，把我的一只脚放在他的头上，然后又对我做出各种归顺诚服的姿势，让我知道他将一生一世为我效力。我明白他的意思，就向他表示，我对他还很满意的。不久，我就开始和他说话，并且教他和我说话。首先，我让他知道，他的名字应该叫“星期五”，因为我在星期五救了他的命，而我这样叫他，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教给他说“主人”，然后让他知道，这就算做我的名字。我又教他说“是”和“不是”，并且使他知道它们的意义。我拿了一个瓦罐，盛了一些羊奶给他，让他当面看着我喝，看着我把面包浸在羊奶里。然后又给了他一块面包，叫他照着我的样子吃。他马上照办了，并且向我做手势，表示很好吃。

（选自《鲁滨孙飘流记》，方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斯威夫特

约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讽刺作家。他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受过高等教育。1689年前往英格兰，给辉格党政治家威廉·坦普尔爵士当私人秘书，并在其鼓励下写讽刺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书的战争》、《木桶的故事》、《布商的信》、《格列佛游记》、《一个小小的建议》等。《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唯一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小说以幻想游记的方式讽喻英国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理想。斯威夫特作品中的讽刺手法和现实主义，对以后英国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格列佛游记（节选）

第一卷 利立浦特游记

第一章

.....

这几次航海的末一次却不怎么顺利，我对航海生活厌倦起来，就想呆在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我从老周瑞街搬到脚镣巷，接着又搬到威平，希望能在水手帮里揽点生意，结果还是毫无用处。这样过了三年，时来运转已经绝望，我于是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的优厚待遇的聘请，那时他正要到南太平洋一带去航海。1699年5月4日，我们从布利斯脱^①开船。我们的航行最初是很顺利的。

① 布利斯脱是英国西部的海港。